

# 一院子的“生长”

□ 冯渊



张成林摄

院子西北角有块空地，种了一棵橘树。这棵花了我两百元钱的“后皇嘉树”不到一人高，我盼望它能开花结果，但又不敢抱太大希望，毕竟院子里的土质不好，阳光也不够充沛。栽下不久，居然“绿叶素荣，纷其可喜兮”。白花细小、纤弱，点缀在蜡质的绿叶丛中，仿佛小户人家的孩子，有几分收敛着的楚楚动人。

没想到10月底橘树挂了果，而且，密密匝匝，几十只。我哪里舍得吃它们，就让它们一直挂在枝头。没等到它们“青黄杂糅，文章烂兮”，有一天我发现橘叶枯萎了，不久，这棵树连同它上面的几十只青绿色的橘子都死了。

这是一件让人难受的事。但也只能刨掉它，花300元钱又买来一棵橘树。这棵橘树栽下后一直不开花，不久，死了。刨这棵橘树时，我留心看了一下，见一只土蚕已经钻进了树干里。别人家橘树青枝绿叶，我这就不大，可能跟院子里的土壤和害虫有关。

邻居修整院子，挖掉一棵山杜英树，准备丢弃。我说，给我。院子西北角不能空着，于是山杜英栽种在那里，两三尺高。秋天来了，叶子变红，迎着夕阳，很好看，可惜叶子太少。栽了半年，树上的叶片我都能数过来，有限的树枝还不时枯死一支。像欧·亨利《最后一片常春藤叶》写的一样，我每天盯着山杜英树，直到它所有的叶子枯黄。这是在冬天，我想，春天也许它还会长出新叶。春天来了，我在它四周转来转去，没有发现一棵新芽。

一楼潮湿，户外排水系统不畅，只能靠土壤吸收夏天的暴雨。我不喜欢硬化地面，决定院子里不铺水泥，但也不能是水和泥。那就种草坪。马尼拉、百慕大、黑麦草先后种了几茬。有的杂草多，要及时清除；有的需要适时补种，还要定期修剪，都不是轻松活，最后，草坪没了。

后来种过一季油菜，4月开了半院子油菜花，是建院以来最辉煌的时光。油菜熟了，接着种庄稼、蔬菜，也并非易事。我忘了交代，院子四周种了竹子，一开始一人多高，后来长到三四米，从四周向中间聚拢，院子里的阳光、露水很有限。没有阳光雨露，庄稼和蔬菜怎么生长？

我要重新布局整个后院。西北角，建一个

阳光房。西边一排竹子，北面也有几棵，有些竹子挺拔，直插云霄；更多的竹子被高大的身躯压弯了，蓬松的枝叶随风飘舞，不少落到阳光房的三角顶上。从阳光房里，可以看蓝天和竹叶，有时看雨水和竹叶轻轻擦拭玻璃斜顶，更难得的是还看到过皑皑白雪，听冬风猎猎，竹枝、竹叶在玻璃上狂舞。南北两面各有一棵竹子贴着玻璃

璃房生长，无风时十分娟秀，起风了，竹子控制不住自己的腰肢，全力撞击在房子的钢柱上，发出咣咣的声响。我一看，竹皮都撞破了，留下了淡黄色的斑痕。想用布片包裹它，又考虑到捆束也会影响它的生长，就作罢了。冬天，大风呼啸，一声声。想到竹子刚长出来的外皮被不断刮蹭，隐隐不安，但想了一会，无动于衷了。

竹根，在地下营建了紧密联系、无孔不入的世界。快10年了，院子地下竹根盘踞，只是我看不见。铁锹一挖就知道，一锹下去，缠绵不绝。草坪废弃后，竹子从四周向中间发展，春天一来，院子中间就有几十棵细弱的竹子长出来，几乎壅塞整个院落。见到竹笋，就清理；那些来不及清理的，三五天长成一米高，碧绿如玉，浑

圆憨厚，哪里忍心再去摧折。竹节上还有箨叶，箨叶下面是如霜的白粉，白居易说是“白粉封青玉”，李贺说是“腻香春粉黑离离”，这些好的画面，古人早就注意到了。

为了方便雨水能很快渗透到泥土里，又要保障后院的干净整洁，我决定用人造大理石覆盖后院，上覆塑料草坪。总算有了一段短暂的安宁。

但春天来了，原来平整的大理石被竹根拱松了，地面变得高低起伏，人走在上面一不小心就会跌倒。每年必须有两三次翻开塑料草坪，搬开大理石，挖掉绵延不绝的竹根。

西北角的阳光房，底部是钢板做的，离地有20厘米。我趴在地上看，看到钢板下也有竹笋在生长。饱满、结实。“箨落长竿削玉开，君看母笋是龙材。”——想多了，亦不忍多想，我们都知道，钢板下面的“削玉”“龙材”最后只有一条路。

长在院子周边的竹笋，我尽量保留它们。长到院子中间的竹笋，则要拔掉。但若不经意间竹笋已长成了竹子，哪怕是长在院子中间，我也随它生长，这是人的选择和人最大的容忍。竹根在地下蔓延生长，根本不知道哪里是违建地带，它积蓄了全部力量，在漆黑的地下奔突生长。如果长到钢板下、大理石下，就白白浪费了一个春天。

竹根在石块下面横亘，地永远不平。国庆长假，我给院子做了一次修整。在大理石上打几十根镀锌钢管作为龙骨，再铺上一层香槟色塑木地板，后院终于平整、光滑，与空中翠绿的竹叶呼应。这个空间从未如此整洁和干净，因为没有了橘树和山杜英，没有了马尼拉、百慕大和黑麦草。有生命的植物让人牵挂也难以伺候，而金属材料和高分子材料打造的后院似乎可以一劳永逸。

铺塑木地板的师傅说，明年春天，很难保证没有竹笋从地底下冒出来，将这个地板顶开来。有这么厉害？

难怪。如果竹笋真有这么大的韧劲、这么旺盛强烈的生命力，能穿过重重重压，那就让它顶开吧。“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”，哪怕它在院子中间，我也会随了它的心意。

据《解放日报》



# 小寒中的暖意

□ 唐红生

冬至一过，一股股冷空气携小寒节气一路小跑而来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曰：“十二月节，月初寒尚小，故云。月半则大矣。”大意是小寒节气还不冷，到大寒才算最冷。按常理，小不及大，其寒冷程度要稍逊大寒。但事实上，小寒比大寒还冷，因为最冷时段“三九”处在小寒节气中，正如谚语所说：“小寒时处二三九，天寒地冻冷到抖”。“小寒胜大寒，常见不稀罕。”因此，小寒节气标志着最寒的日子已到来。

小寒带一个“小”字，看似不经意，其实能量不小。萧萧寒风以磅礴气势席卷大地，顿时天寒地冻，寒得彻底。小寒究竟有多冷？杜甫写道：“汉时长安雪一丈，牛马毛寒缩如猬。”李贺亦云：“霜花草上大如钱，挥刀不入迷深天。”我所看见的，清晨的霜花在一轮朝阳映照下，愈加洁白晶莹。原野疏朗开阔，曾经绚丽的风景变得萧瑟起来。高大的香樟树依然绿荫如盖，带动田间一垄垄冬麦和油菜，抖擞精神，青翠中蕴藏生机。

小寒时节，一枝梅让寒冬有了明媚、有了意趣。“天向梅梢别出奇，国香未许世代知。殷勤滴蜡缄封却，偷被霜风折一枝。”能在小寒中舒枝绽蕊、凌风吐芳的，唯有蜡梅了。蜡梅非梅类，清初《花镜》载：蜡梅俗称腊梅，一名黄梅，本非梅类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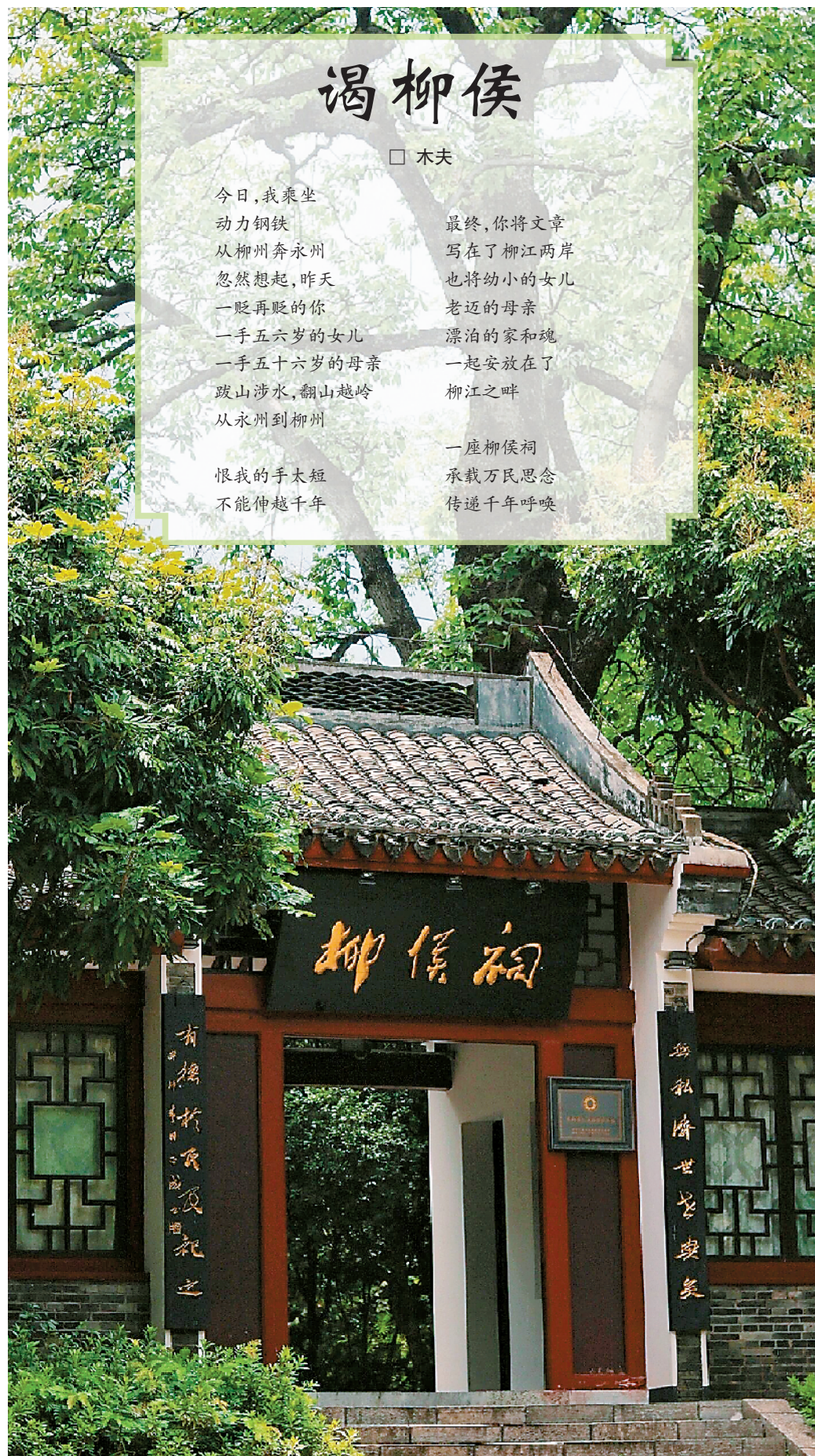
因其与梅同放，其香又近似，色似蜜蜡，且腊月开放，故有其名。一株株蜡梅枝干黝黑，弯曲通劲，在风中摇曳。缀满枝头的一朵朵花或绽放或半开，一律小小的、透透的，犹如涂了一层蜡，富有质感，弥散清雅宜人的幽香。含苞的甚是娇小，就那么一点点，仍在承受风寒侵袭，着实惹人怜爱。蜡梅爱雪，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情结。每当飘雪的日子，任由寒风刺骨，腊梅越发盛开，那冰肌玉骨、疏影横斜的风骨也越发凸显。蜡梅也爱古建筑，当黄艳艳的花遇上一段深红墙、一处鱼鳞瓦、一座小亭台……花像怀春的少女，流露出特有的气质和神韵，为冬日添了一份暖意。

孩提时，冬天比现在更冷，哈气成雾，屋檐下总挂着冰凌，长长短短。那时条件艰苦，虽然穿着母亲做的棉袄棉裤，看起来似乎很保暖，其实是“空心”的，因为村里的衣服不保暖，寒风从衣领、袖管、裤脚直往身上钻，冷意逼人。教室窗户用薄膜遮挡，被风吹得哗哗作响，双脚冻得发麻。一下课，同学们就玩起了斗鸡、跳绳、踢毽子等。最热闹的是“挤油渣”，大家紧靠着墙依次排成一排，使劲往墙角挤。在挤的过程中，被挤出人墙者，又赶紧到队尾继续往前挤。同学们乐此不疲，身上也暖和的。

大雪节气时腌制的肉类，可以尝尝了。小寒这天，老家有吃菜饭的习俗。把青菜、咸肉片、香肠等在油锅中稍稍翻炒后，在煮饭时加入，便成了香喷喷的菜饭。经过霜雪打过的青菜特别甜，青菜多选用棵矮、梗白、头大、心黄的“矮脚黄”。烧熟后的“矮脚黄”，菜叶鲜嫩碧绿，菜梗洁白酥烂，菜心柔软滑嫩。青菜与肉、米掺和在一起，煮着煮着，香甜的气味满屋缭绕。一口下肚，鲜香可口的滋味，至今念念不忘。有次，母亲告诉我，以前家里买不起肉，在菜饭里埋一勺猪油，吃起来可香了。

年味一天天渐浓。儿时记忆中，乡下的集会开始热闹起来，乡亲们陆续为过年做准备。我屁颠屁颠地跟在父母后面去赶集，添置一些碗筷茶杯，挑几副春联，买几张年画，鞭炮是少不了的。我最关心的是买布料做新衣服。有一年我家经济条件有所好转，母亲买了好多布料，把裁缝师傅请到家里，为我们姊妹几个每人做了一身新衣服。除了这些，乡亲们磨豆腐、蒸包子，炊烟袅袅升起，屋内热气腾腾，氤氲中已闻到年味。

“小寒料峭，一番春意换年芳。”经历了最寒冷的时候，也意味着又一度的春暖花开。推开小寒的门帘儿，即便寒风扑面，仿佛已看到春的影子。我不由得憧憬起阳光明媚、花红柳绿的春天来。



# 谒柳侯

□ 木夫

今日，我乘坐  
动力钢铁  
从柳州奔永州  
忽然想起，昨天  
一颔再颔的你  
一手五六岁的女儿  
一手五十六岁的母亲  
跋山涉水，翻山越岭  
从永州到柳州  
恨我的手太短  
不能逾越千年

最终，你将文章  
写在了柳江两岸  
也将幼小的女儿  
老迈的母亲  
漂泊的家和魂  
一起安放在了  
柳江之畔  
一座柳侯祠  
承载万民思念  
传递千年呼唤